

瑞典健康博览会 法轮功受欢迎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 瑞典最大的秋季健康博览会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尔纳 (Solna) 举行, 今年有三百多个以健康产品和服务为特色的参展台参展。法轮功以其改善身体、精神健康的神奇功效, 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邀请参加博览会。

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 不仅设立了展台, 还安排了专场演讲, 介绍什么是法轮功。由于第一天来听专场介绍的人很多, 房间里的座位都坐不下了, 主办方在第二天帮忙换了一个大的房间。

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对法轮功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很多人要学炼法轮功。展台前购买法轮功书籍、教功录像带的人们络绎不绝。桌子上摆放着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簿; 并有学员耐心解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中共太坏了, 它造谣污蔑法轮功, 不仅欺骗了中国人, 连我都被它骗了! 我看这是对全世界人的迫害, 必须制止!” 这是明白了真相的瑞典中年女士艾伦 (Ellen) 在支持法轮功



图：法轮功学员做功法演示

学员反迫害的签名簿上签名后, 发出的肺腑之言。

瑞典女士安妮特 (Anette) 和她的男友听完了学员介绍后, 被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打动, 当得知法轮大法是义务教功, 书籍在网上都是免费下载时, 她感到自己找到了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一个无价之宝。这位女士二话不说, 立即报名参加法轮功介绍班。还有一位瑞典女士看完功法表演后, 十分感慨地向周围的人说: “这么好的功法, 真是太好啦!

我们瑞典的文化, 跟你们 (法轮大法) 比起来简直是太闭塞、太落后了。”

一位伊朗族裔的小伙子, 还把他的姐姐、爸爸、全家都叫来看功法展示, 并带着自己的家人到展位上报名参加法轮功专场介绍会。

短短的两天展会上, 六张 A 四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报名者及他们的联系方式。有很多外地来的不能参加法轮功介绍班, 他们就向学员要当地炼功点的联系方式, 准备回去后马上去学功。◇

饭店老板：重新认识法轮功

我和妻子开了个小饭店。一天, 饭店来了一个应聘人员, 她告诉我们她是炼法轮功的, 这个法轮功学员自从到我这打工, 从来没因为个人的事请假, 安排做哪项工作都能兢兢业业做好。

这位法轮功学员在我这里工作两个年头, 她是哪里的活需要人手就主动去帮助做, 结果带动着其他人有活抢着干, 我也省了不少心。饭店每天来客很多, 工作人员拾到了客人的物品、钱物, 我要求交到柜台, 等着还给人家。有时工人将拾到的钱包自己收起来, 等客人来找时, 我找工人讲很多利害关系她才交出来。而负责二楼的法轮功学员, 凡是拾到的任何物品、钱, 都坦诚交到柜台, 客人认领也顺利。

一次这位法轮功学员拾到了黄金首饰, 过了很长时间

也没人认领, 我想就奖励给她吧, 可她没接受, 说: “这我不能接受, 这个金子不是我的。”我很震撼, 现在还能找到不见钱眼开的人。看来法轮功能提高人的道德力量是真实不虚啊!

后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辞职离开我店, 我早已改变以前的想法, 希望她能再回到我店, 我对她说: “你把你们炼法轮功的人介绍几个来我店, 法轮功 (学员) 在这里我放心啊。”

现在我和妻子时常提起法轮功, 我们想有机会也能修炼法轮功, 从心灵到身体都健康起来, 也做个真善忍的好人。同胞们, 重新了解法轮功吧! (文/山东一饭店老板)



遭惨无人道折磨 山东寿光市王桂荣控告江泽民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六十四岁的王桂荣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六月遭惨无人道的折磨，二零一五年六月，王桂荣女士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请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

以下是摘录王桂荣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高压、威胁、监控

由于我坚信法轮大法，不放弃修炼，单位就开始向家人施压，威胁说如果不放弃就抓到公安局去。家人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在谎言的威逼下，七月二十四日，硬把我抬进了精神病院，五、六个人把我拉进去，大门一关，扒下裤子就给打针。我说我没有精神病、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们根本不听，打上针后就把我关进了一个精神病室，把门反锁上后，又拿来一把药叫我吃下去，不吃，四、五人就摁着我灌。住了三天，我婆婆来我家，叫她儿子一定把我接回家，可精神病院不让走，非得交上一个星期的药费。就这样交了四百元后才放我回家。

上访被毒打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我去北京信访局去反映真实情况，可信访局门不开，却被便衣劫持，把信夺走，后又把我们送到潍坊驻京办。

在驻京办，我被俩个武警一人拿一根棍子毒打，打的两腿和腰紫黑紫黑的，棍子都被打烂了。回来后又把关押看守所，又遭警察毒打、铐在铁椅上。十五天后公安局政保科向家人勒索二千千元才放我回家。

惨无人道折磨，两人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我们在孙集镇马家庄王兰香家学法，上午十点左右，寿光公安局、孙集派出所近二十名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把我们十几人绑架，一边往车上拖、一边暴打，绑架到孙集派出所院内戴上手铐暴晒一天，并逐个询问，如不配合的就严刑拷打。到了六点左右又把我们非法关进寿光看守所。

在看守所，六月八日下午，李银

萍、王兰香、李国君、刘爱琴、不知名字的一个同修和我六人，向看守所要求无罪释放，被看守所五、六个警察拖到走廊，拳打脚踢、用皮棍毒打，一顿毒打后又把我们六人铐在专门对犯人用酷刑的铁椅子上。晚上五、六个喝了酒的恶警对我们六个被铐在铁椅子上的法轮功学员，再次施行惨无人道的疯狂迫害。恶警们拿着橡胶棍和电棍，五、六个恶警进门就暴打我们，有扇耳光的，有拽着头发的，轮流用橡胶棍，电棍往我们身上、腿上猛抽、猛打，满口污言秽语，把我们打昏后，就用高压水管从头顶上往下灌水浇醒，再酷刑毒打。

惨无人道的疯狂折磨持续了三个小时之久。打的我不知昏了多久，两大腿肉都被高压电棍电烂了，当有知觉时感到一根高压水管从头顶往下喷灌，一根电棍电在我的腰部电得我在铁椅子上来回晃。

李银萍、刘爱琴被打的最厉害，脸、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紫黑紫黑的，都认不出人来了。我在昏迷醒来后听到（因她在我后边看不到她）一名恶警还把李银萍的乳罩撕下来，又去撕她的裤子，并说：我们一个人弄你一遍，惨烈至极。一直持续到十点多钟才住手。刘爱琴、不知名、李国君被拖进监室。李银萍、王兰香和我还铐在铁椅子上，李银萍被打的一晚上光吐血，到了早上七点左右（二零零一年六月九号），三十七岁的李银萍被酷刑折磨而死，死了后才把她的手铐脚镣打开，从铁椅子上放下来抬走。

八点半把我和王兰香的手铐脚

铐打开，从铁椅子上放下来后，又一次昏迷。王兰香昏迷后拖到监室才苏醒一点。他们看到出了人命，又打的我们几个那么厉害。把李国君、刘爱琴送走了，把我和王兰香等，往看守所的医疗室送。由于王兰香刚苏醒一点，有两个犯人架着拖着走，到了所谓医疗室，王兰香已经没有脉搏了。就这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年妇女按真、善、忍只想做好人的人，却被遭酷刑毒打而死在寿光看守所里。直接参与打人恶警有王焕流、王培林等五、六个。

到了下午，公安局政保科的马温和来给我作笔录叫我说实情。满身伤痕的我被毒打的全身紫黑紫黑的！他看不到我被打的什么样吗？打死了人他能不知道吗？我和他说：江泽民下令打死炼法轮功的算自杀，那你就为炼法轮功的主持公道吧？！他无言后走了。

二零零一年的六月九日下午，公安局怕我也死在里面，叫我丈夫和我单位的副厂长于新堂接回家。为避免再遭迫害，我有家不能回，流离在外。

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我从同修住处往回走，一辆黑色轿车出来四五个人突然把我绑架，并抢走了我住处的钥匙，抄了我的全部东西。

绑架到公安局刑警队，有四个警察拿四根电棍电我、刑讯逼供、酷刑折磨有两个多小时后，又把我关进看守所。第二天从看守所提出我来，马温和、刘祝身、李晓东等四人把我的嘴用胶带粘住怕别人听到，对我进行又一轮的刑讯逼供，拽着头发电棍电，最后不法人员诬判我三年刑。



中共酷刑示意图：上排左起 曝晒、毒打、电击